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

話說秋痕，廿五後回家。因勸癡珠量入為出，儉省下來為後日南歸之計。因說道：「你為著我，不能不供給他們開銷。這樣不是愛你，直是害你。所以千思萬想，不能不割斷癡情，苦守寂寞。」又說道：「初一，心印許我禮佛，我便吃了長齋。總要跟你到得南邊家裏，我纔開葷。你念我這般苦守，也該惜些錢鈔，作個長久打算。讖兆夢兆雖然不好，或者天從人願，我兩人吃得這苦，造化小兒可憐起來，也不可知。若一味委心任運，眼見得禍離更甚於慘別。」說著，就嗚咽起來。癡珠也自傷心。看官：須知「氣數」兩字，埋殺多少英雄豪傑！除非神仙，跳出世外，不受這氣數束縛。自古忠臣孝子，到得國家氣數要盡之時，怎樣出力去挽回，你道有幾個挽回得來？不過人事是要盡。秋痕這一回打算，也祇是盡人事罷了。再隔十日，兩人局勢，又不是這般。

你道人事怎盡呢？到了二月初一，秋痕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天色大亮，坐個車來到廟中。禿頭早在那邊伺候，到觀音閣來。聽得清磬一聲，早望見心印披著袈裟，率領兩個侍者，在閣上頂禮慈雲。

秋痕上得閣來，侍者送上一炷香。秋痕跪下，心印敲著磬，將秋痕做的黃疏讀道：

「蓋聞有情是佛，無二為齋。接引十方，法喜維摩之愛；皈依五淨，醍醐沆瀣之緣。

伏念悟仙，劫重風輪，魔生綺業。天寒袖薄，身賤恩多。居恆顧影自憐，竊欲擇人而事。則有韋皋小影，東越寓公。既連襪而折裳，亦雙心而一襪。於是巾裁奉聖，髻解拋家。自謂浮郁香燒，是鄉終老；靈檀樹種，如願同歸矣。無如烏本流離，窩非安樂。奔精昭夜，徒勞警旦於鳴雞；驚女採薇，更佇苦心於夢鹿。風花舛午，才命昇沉；楚水入淮，梔香交蓼。所冀金輪神咒，能銷鐵鎖煩冤。因此九叩跣跡，一誠頂禮。誓如噉日，折此疏麻。

願開一念之慈悲，俯鑒八關之懺悔。莫謂垂枯絳樹，甘露難培；還期續命黃花，秋風再艷。從此旃檀燕印，寒菜咬根，不慕膏粱，自甘腐乳。他日者，追隨中饋，獲補疇昔之墜歡；旨蓄禦冬，長娛邊撩之晚景。將繡佛以酬恩，輝依滿月；亦心齋於清夜，悟澈拈花矣。

年月日，平康信女劉梧仙謹疏。」

宣讀已畢，燒了。秋痕默誓一番，磕了頭起來。心印將一尊觀音小像，用紫檀鑲玻璃的龕，送給秋痕供奉。秋痕給心印叩了謝，心印也膜拜還禮。便和禿頭回來西院，將佛像供在炕几。

這日，癡珠就陪秋痕吃一天齋。秋痕晚夕便捧著神龕，坐車而去。後來牛氏知道，百計責令開葷。無奈秋痕受一番打罵，便一粒也不沾牙，牛氏祇索罷了。

癡珠自此，還讀我書。次日，尋一幅宣紙，寫個「焦桐室」三字，傍書「病維摩書」四字，蓋了圖章，交給穆升裱作橫額。

一日午後，套車到縣前街閑話，便來大營。荷生迎出平臺，笑道：「我正要作字給你，你來了，便宜他們跑一遭。你瞧這個圖名，取得好不好？」說著，便延入屋裏。癡珠道：「甚麼圖？」荷生沒有答應。

癡珠早見案上鋪著一個小軸，是采秋小照，畫一面鏡，采秋畫在鏡裏，便說道：「像得很，真個鏡中愛寵。」荷生道：「你瞧題的圖名。」癡珠早見上首橫題五個隸字，是《春風及鏡圖》，便點頭道：「甚好。」再看題的詩，是首七截，因唸道：

「鏡裏眉山別樣青，春風一第許娉婷。

天孫好織登科記，先借機絲繡小星。」

唸畢，笑道：「你好躊躇滿志。」荷生道：「祇這二十餘日，信息渺然，連紫滄也沒有信來。難道是滿招損，占《歸妹》，迎門翻卦？」癡珠道：「你這事一定百定，千穩萬穩，還疑心甚麼呢？你不想采秋的書籍，也就夠十來天收拾哩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也這般想。」癡珠道：「這事不要再說。我此來，是要找愛山替我和秋痕畫一圖哩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今天，何不就同我去訪他？」癡珠道：「甚好。」

於是荷生引著癡珠，打大花廳後身穿過一個院落，便是愛山書房。愛山迎入，癡珠敘些寒溫，坐了一回。荷生遂為癡珠代白來意，愛山許著初七下午。

二人正說得款洽，忽見青萍掀開簾子，回道：「洪老爺來了。」荷生又喜又驚，便同癡珠踉蹌出來。愛山見是有事，也不敢強留，祇得送出院門。癡珠執手重訂初七之約，愛山允諾。

荷生早走得遠了，癡珠也就跟來。轉到平臺，祇見紫滄和荷生，站在客廳簾邊。聽得紫滄道：「有點變局。」兩人就進去了。癡珠隨後走進，和紫滄相見。見荷生神情慘淡，正在拆信，就不說話。紫滄也默然無語。

荷生拆開信，抽出一張色箋，看了一會，眉頭百結。將箋遞給癡珠道：「你瞧！你道天下事，算得準麼？」便拉紫滄炕上分坐，詳問底細。

癡珠瞧著箋上，楷書寫的是：

荷生夫子安：初七日奉到覆函，並詩一首。拳拳垂注，情見乎詞。感激之私，無庸瑣讀。妾生不逢辰，母也不諒，紫滄目擊之，自能為君詳言之。妾不忍形諸筆墨，亦不敢形諸筆墨也。伏念積誠尚可動物，豈守義不足悅親？第區區寸心，總不欲生我者負不韙之名。君與紫滄善為妾圖之。妾回天無力，惟有毀妝斂跡，繡佛長齋，冀慈母感悟於萬一。挑燈作此，不盡欲言。附呈七絕一首，率書楮尾。侍妾杜夢仙手啟。

癡珠道：「繡佛長齋，不謀而合。」紫滄、荷生正對語喁喁，也不聽見。癡珠因將詩吟道：

「雲容冉冉淡於羅，欲遣春秋可奈何！

夜半東風侵曉雨，碧紗窗外早寒多。」

吟畢，笑道：「欲知弦外意，盡在不言中。采秋詩品，高於荷生十倍哩！」荷生皺著眉，向癡珠道：「人家有這般懊惱的事，你偏會說笑起來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不用煩惱，不出十天，機將自轉。祇天見你兩個，圓成太容易些，也不顯得他一番造就的艱難，故此有這一折。其實你沒見過采秋時候，大局早已排就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何苦又說夢話？我明天將手尾的事交託燕卿，後天一早就可上路，做三站走，初六可到雁門。紫滄，你還要和我同走一遭呢。」

正待說下，祇見索安回道：「大人請，說是有緊急軍務。」紫滄、癡珠就走了。這且按下。

且說采秋，係於正月十五往碧霞宮，也在觀音大士前許下長齋。自此脂粉不施，房門不出。這一個月，柔腸百轉，情淚雙垂。把個如花似玉的容顏，就變得十分憔悴了。還好紅豆、香雪兩個丫鬟，都是靈心慧舌。無可講的，也引著采秋講講；無可笑的，也引著采秋笑笑。所以比秋痕景況總覺好過些。

一日，冷雨敲窗，天陰如墨。采秋倚枕默坐，忽藕齋進來，取出荷生十三寄來的信。展開閱過，歎了一口氣，藕齋就出去了。信內附有八日的詩，並癡珠的和章。

采秋喚香雪印一盒香篆，自己慢慢的點著，領略一會。將寄來的詩，吟了一遍，就向床上躺下，想道：「天下事愈急則愈遠，愈迎則愈拒。去年秋痕不是這樣麼？」又想道：「癡珠說那華嚴庵的籤兆，竟是字字有著落。似乎我和荷生這段因緣，恁是怎樣也拆不開的。祇是這籤兆也怪，秋痕的秋心院，是小岑替他取的名。我的春鏡樓，是我自己杜撰的。怎麼那庵的籤上有『秋心院』三字？那老尼偈語，又說出『春鏡』？敢莫這支籤和那偈語，通是癡珠編出來，也不可知。」想到此，陡然心上冰冷，不知不覺弔下淚來。又想道：「說是癡珠編的，他何苦自己講那不吉利的話？」

左思右想，便合著眼，聽著雨聲淅瀝，竟模模糊糊的，好像到了秋心院。突見秋痕一身縞素，掀著簾迎出來，采秋驚道：「秋痕妹妹，你怎的穿著孝？」秋痕淚盈盈道：「采姊姊，你不曉得麼？癡珠死了！我替他上孝哩！」

正在說話，忽見荷生閃入，采秋便說道：「癡珠死了，你曉得麼？」荷生吟吟的笑道：「癡珠那裏有死？不在此？」采秋定神一看，原來不是荷生，眼前的人卻是癡珠。手裏拿個大鏡，說道：「你瞧！」采秋將喚秋痕同瞧，秋痕卻不見了。祇見鏡裏有個秋痕，一身艷妝，笑嬉嬉的不說話，卻沒有自己影子。

正在驚訝，忽一陣風過，塵沙眯目。耳中祇聞得呼呼的響，又像是波濤滾滾的聲，心上覺得突突的亂跳。一會，悄然開眼一看，祇見白茫茫一片大海，自己立了一個山上。四顧無人，十分害怕。沿著徑路走來，見一峰插天，蒼翠欲滴。上面有古篆三字，一字方圍有一丈多大，卻不認是何字。想道：「我今日也有認不得的字了。」轉過山坳，海也不見了。瞥見癡珠同兩個麗人，俱是一身縞素，立在前頭。一個麗人，好像秋痕。采秋歡喜，迎上前來，說道：「怎麼你兩個，卻跑到這裏來？」再一審視，那裏有三個人？卻有三片白石擋住去路，想道：「原來就是這石作怪！」

再要轉身，恍恍惚惚是個屋裏，見個丫鬟搶過來扶著，叫道：「娘快醒來，天冷得很，和衣睡不得。」撐眼一看，卻是紅豆。因起來說道：「我略躺一躺，竟睡著了，迷迷糊糊，做了幾多的夢。」

紅豆細問，采秋不說。祇叫他取錶來看，已是四下多鐘。香雪向熏爐中倒碗茶送來，采秋喝了。回憶夢境，猶覺歷歷。紅豆端上素菜，隨使用些。遂向佛前燒了晚香，門坐聽雨，便和紅豆說起夢來。正是：

秋心春鏡，一剎罡風。

情天佛國，色色空空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